

父亲的那堂垂钓课

旧影重现

1996年的一块月饼

父亲不善言辞,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,他教育我们的方式朴素又深沉,从不会用过多华丽的词藻来指引我们。而我小学毕业那年,父亲手把手教我的那堂垂钓课,却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

我家门前有一条蜿蜒向东的小河,每年的春天,岸边青草蓬勃,沿着河岸蔓延。河里一尾尾肥鱼浮于水面,时不时甩动尾鳍,又悠闲地游向水草深处。灵动的河景与游鱼,吸引着无数垂钓爱好者慕名前来垂钓。小时候,我最爱黏在父亲的身后,像个小尾巴似的看他钓鱼。每当看到父亲钓起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时,我便高兴得手舞足蹈,恨不得从父亲手中夺过鱼竿,亲自操作。但无论我怎么央求父亲,他都不肯让我独自去小河钓鱼。他常常对我说:“不是不让你钓鱼,而是你太小,不安全。”

直到我小学毕业的暑假,在我无数次的恳求下,父亲终于答应我下河去钓鱼。

那天清晨,我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,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,父亲拿着鱼竿微笑地对我说:“永娃子,今天我带你下河去钓鱼,感受一下亲自操竿钓鱼的

乐趣。”

吃过早饭,我接过父亲递给我的草帽,一手提着鱼篓,一手拿着父亲给我制作的鱼竿,一路蹦蹦跳跳地来到河边。来不及寻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,我就把蚯蚓挂在鱼钩上,将钓线抛到河里,蹲在河边,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。不到两分钟,我便急不可耐地将鱼线提起来张望,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往复循环,始终不见鱼儿上钩。大半个时辰过去,我的鱼篓依旧空空。望着身旁的父亲,鱼篓早已被通体银白、略带金黄的鱼儿塞得满满当当,我委屈的泪水不禁簌簌下落。我奋力提起鱼竿,一边大声嘟囔,一边将鱼竿重重地摔在岸上。

父亲看到我的神情,轻轻地来到我身旁,面带笑容,捡起摔在地上的鱼竿,用皲裂的大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脑袋,温和地说道:“永娃,钓鱼,钓的不是鱼,是心性,戒的是心浮气躁。河里的鱼最怕你心急,你越是心急,鱼

儿越不上你的钩。其实,钓鱼与人做事是一样的,你越是心急,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好。”同时,父亲还耐心地向我讲起了《小猫钓鱼》的寓言故事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无论是钓鱼,还是做事,都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,绝不能三心二意。

接着,父亲帮我重新挂好蚯蚓,他手拿鱼竿,一边示范,一边对我说:“钓鱼的关键在于握竿要稳,看漂要准。不但要沉下心,还要耐住性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按照父亲教给我的方法,再次将钓线抛向水中。学着父亲的样子,屏住呼吸,静静地坐在河边,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水面上的鱼漂。不一会儿,真的有鱼咬钩。随即,直直的鱼竿倏地一弯,我慌忙地提起鱼竿,一条约三三两的鲫鱼便跃出水面,银闪闪的鳞片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将鱼儿取下,放进鱼篓。那一刻,欢喜与骄傲,齐涌心头。 [贵州·安顺] 唐安永

1996年,因工作需要,我被派往另一个城市工作。这个城市,离我家有100多公里的路。中秋节前,单位放假,那时交通还不方便,我坐上长途公共汽车,几经辗转,终于回到老家的村头。

从村头出来,翻过一条高埂,远远地,我就看到了生我养我的庄园。在高埂的西侧,有一户人家,当我路过他家门时,正打算离开,忽然有一个小女孩从屋里走出来对我说:“叔叔,你是从外地回来过中秋节的吗?”我一瞧,小女孩大概十岁,又黑又瘦。见我沒有出声,小女孩接着说:“我妈妈出去打工两年多了,要是我妈妈也能从外地回来过中秋节就好了。”

正当小女孩和我说话时,从里屋走出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。见了我,老人叹气说:“她妈妈为了多赚点钱,好几年没回来了。”老人姓李,以前回老家时,我就曾听母亲说,老人的儿子前几年瘫痪在床,儿媳妇只好外出打工。

想到这一家人的遭遇,我立即从背包里,拿出单位刚发的月饼,准备分给小女孩一盒。小女孩伸出手,忽而又停在了半空,问道:“叔叔,你经常在外跑,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?”

第二天,当我返程路过这个小女孩家门口时,远远地,我发现小女孩的手里,提着一个包扎得很结实的小袋子,并快速向我迎了上来。我想,难道她想让我带她一起去找妈妈吗?顿时,我有些慌张。

她三步并作两步,走到我的面前,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我说:“叔叔,请把这袋子带给我妈妈,好吗?”

我打开袋子一看,里面装的是一块月饼和一张写着“妈妈我想你”的小字条。我满脸诧异。回到单位后,一连好几天,为了一线希望,我奔波在小女孩妈妈可能的工作地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有一天,我真的很意外,在一家足疗店找到了小女孩的妈妈。可那已是中秋节过后的第十天了,由于时间太久,那块月饼已经发霉了。当我将那块变质的月饼,沉重地放在她面前时,这位妈妈早已泪流满面。

[安徽·天长] 钱永广

劳动一线我入党

1974年初,我们连队奉命来到山东省威海市田村公社河东村执行国防施工任务。7月1日,我由五班班长改任连部文书。

入冬后,连队按计划进行附属工程收尾工作,不久,上级命令我们连徒步拉练,赶赴文登县宋村公社我部农场,参加冬季平整稻田、修复水渠的劳动会战。连队临时安置在农场附近的村子里,我与连部的卫生员、司号员、通信员等“八大员”轮流下到班排参加劳动。

部队农场的田地与沿海滩涂相连成片,一眼望不到边。那些日子里,天空总是阴沉沉的,寒风刺骨,雪花飘洒,田间低洼处和水渠里结满了冰碴。战友们不畏严寒,挥舞着铁锹和镐头,手掌上磨起了血泡,鞋子、裤

腿沾满了泥浆,大家全然不顾,没有叫苦喊累的。

一天早饭后,我正准备下地劳动,指导员何凤亮对我说,我们连最近准备发展几名新党员,要我抓紧时间去莱阳营房取回他们的档案,随后递给我一张写着人员名单的字条。我接过来一看,在熟悉的几位战友名字当中,竟然发现了自己,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,不好意思地说:“指导员,我当兵时间短,干得也不出色,再说提交入党申请也晚,总觉得自己有差距……”

这时,何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:“小刘,你从当战士到班长、文书快两年了,上上下下反映都不错,党组织信任你。从现在起,你要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刻苦学习,努力工作,克服缺点和不足,要经得起考验,不能辜负首

长和同志们对你的期望!”

何指导员一席话,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,激动地说:“指导员,如果我符合党员条件,那就请您作我的入党介绍人,不知行不?”何指导员一听,立即点头表示赞许,并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。

12月10日,连队召开党员大会,我们发展对象逐个汇报了思想,表示了决心。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——连指导员、党支部书记何凤亮和二排四班班长、党支部委员薛秋生分别向大会介绍了我的情况。随后,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了我们的入党申请,何凤亮代表党支部提出了希望和要求。12月15日,营党委会审查批准我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,这一天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 [山东·烟台] 刘友铸